

微光繾綣，款款依停窗沿，暈染滿室的心海翻騰，玻璃外盛夏闊朗、藍天如洗，一色湛藍繪就世間最純淨的畫卷——上有駿馬馳騁踏遍千山鋒利如刃，走盡萬水洶湧欲吞。天馬行空是思緒脫軌的瞬間，念頭如葉隙篩落光影迸裂，驕陽溫風額角流淌，每一個荒誕的構想都鑲著細碎金邊，在現實的邊界上試探、激盪，而後跨越。

我曾以為，天馬行空只是逃離，逃離成績單上冷硬的數字、逃離課表裡密密麻麻的框線、逃離「應該」與「必須」編織成的網。那些午後，我趴在課桌上，讓筆尖在紙上任意奔馳。線條不為比例服務，顏色不向規則低頭，山可以倒懸，海能升空，魚長出翅膀，月亮墜入井中……旁人說那是胡思亂想，我卻在那些無邊的想像裡，第一次聽見自己心跳的回音。

然而回音終究會被現實覆蓋。

考卷發下時，分數不會為夢讓步，當世界以標準衡量價值，那些奔馳於紙面的構想忽然變得輕薄。有人說我不夠專注，有人說我太愛發散，彷彿所有未被歸檔的念頭，都該被視為偏離。

我開始遲疑——所謂天馬行空，是否只是自我安慰？是否終究不過是尚未長成的任性？

我後來才知道，「天馬行空」並非純粹想像之辭。

曾經西風越過萬里沙塵，漢武帝於渥洼水畔得一異馬，傳言此馬乃天帝所乘神駒之後，骨相峻拔，鬃毛如焰。帝心震動，〈郊祀歌〉十九章祭天地宗廟，第十章即〈天馬〉：樂聲既起，辭采飛揚——詩中所寫的，不只是馬，而是一種騰躍的氣象，昂首長嘶，蹄踏流光，奔馳之際若凌空而行，塵土未及沾身。

那匹馬並非生於雲端。它來自遙遠的大宛，穿越風沙與邊塞，歷經長途跋涉，才抵達渥洼水畔。它有筋骨、有血肉、有真實可觸的重量，而當它奔騰到極致，人們仰望時，才感嘆一句行空。

原來，「行空」不是逃離地面，而是踏地之後的騰躍。

我忽然想起那些被質疑的午後。那些被說成分心的思緒、被視為偏離的構想，也許並非錯誤，只是尚未鍛鍊出足夠的力量。若沒有根基，再美的想像都

會飄散；若沒有現實作為起點，再遠的志向也只是浮雲。於是我不再急著為自己辯解，也不再急著否定自己。我開始學著讓念頭落地——把靈光化為計畫，把好奇變成研究，把一閃而過的構想拆解、推敲、驗證。當思緒不再只是奔跑，而是帶著方向奔跑，它便不再輕薄。

我漸漸明白，天馬之所以令人驚嘆，不在於牠離開塵世，而在於牠奔馳得足夠迅疾，足夠篤定。塵土追不上牠，是因為牠本身的力量，而非憑空的幻影。

成長也是如此。

我過往困躓在不透風的課室，以為必須在規範與想像之間擇一而行；如今才懂，兩者其實互為筋骨。規範使我站穩，想像使我前行；現實給我重量，理想給我高度。當我願意在一次次測驗與挫敗中打磨自己，那些看似荒誕的念頭，也逐漸長出可以承載它們的結構。

於是再有人說我天馬行空時，我不再將之視為責難。那或許是一種提醒，提醒我不可徒然浮誇；也是一種期許，期許我能讓思緒真正馳騁，而非空轉。

窗外藍天依舊闊朗。盛夏的光線落在書頁上，像為未來鋪開一條隱約發亮的道路。我知道自己仍在學習，仍在蓄力，仍在摸索何處是疆界，何處可以跨越。但我已不再懷疑那匹馬的存在。

它從未消失，只是等待時機。

當有一天，我的文字能氣勢自然舒展，我的行動能承載心中的遠景；當我奔跑時，不再只是為了逃離，而是為了抵達——那時，我或許真正懂得「天馬行空」四字的重量。

不是離地三尺的幻想，而是踏實之後，仍敢仰望長空。

高二組

第三名

篇名：天馬行空

編號：07139 (高二)

評語

本文以「天馬行空」為題，從青春想像、課業壓力與自我懷疑寫起，進而體悟真正的天馬行空並非逃避現實，而是在想像之後仍能踏實前行，立意清楚，切合題旨。作者詞藻優美卻不濃郁，恰到好處，如呢喃般的自我懷疑又自我肯定，信手拈來。文中細緻的心緒描繪清晰分明，宛如引領讀者隨之「天馬行空」，足見作者文筆之佳。全文情思流動，寓理於情，結尾由想像回歸實踐，層次完整。